



■陈贵平 赵英强

津津乐道

金秋的脚步，随着滚滚沙尘入驻日喀则沙漠地区。夕阳的余晖与天边的云朵融为一体，远远望去，一张清澈明明的水彩画“霸屏”半面天空。四周光秃秃的山峰银装素裹，像是一支支整齐庄严的阅兵队伍，昂着头颅眺望远方。掏出手机随手一拍，就是一张美轮美奂的“壁纸”。

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里，清一色的黄沙几乎覆盖所有，唯有一处格桑花缠绕在夕阳下，彰显着生命的活力。一次次沙尘暴来袭，虽惹一身尘埃，却不失蓬勃朝气。极目远眺，黄色的沙尘掩盖不了它的娇艳，那眼神蓄满了渴望，抛去一切外来阻挡，随风舞剑，让这一片荒芜更加绚丽。

跟随黄继光部队的军用“平头柴”卡车大军，我们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沙漠地区。我像猴子般拉着篷布绳索跳下车厢，一缕清凉的微风迎面扑来，仿佛踏入人间仙境，让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。

如此美丽的日喀则却不是理想的生命之地。这里的含氧量是平原地区的60%，几乎无一处肥沃土壤。当我

回过神来，只见光秃的山峰，没有一棵树，地上零落着几株面目沧桑的骆驼刺。显然，这里久未逢雨，满地沙如“棉花”，一脚踩下去，脚便没进沙里，很易崴伤脚踝。

我在与一名铁路工人聊天中得知，藏族同胞非常尊重生命。“在藏区要千万谨慎，不要随意踩踏地上的植物，不要随便抓地上跑的小动物，要是被藏民看到，可能会跟你拼命！”在这片土地上，每个生灵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里就是它们唯一生存的家园。

部队进驻速度很快，不到一星期，所有的设施都已完备。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水面：黄继光荣誉室、娱乐器材室、篮球场……在帐篷间，还有一小片园地，被战士们亲切地唤作“心灵家园”，显得异常夺目。因为在那贫瘠的园地上，有一平米战士们精心呵护的格桑花。

“格桑”在藏语中寓意美好、幸福，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，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。在藏族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：无论是谁，只要找到了八瓣的格桑花，就找到了幸福。

要知道在这不毛之地的沙漠里养活它，谈何容易？为了将这一平米的格桑花苗保护好，战士们可是花了不

少心思。训练之前，班长下了“命令”，回来的时候每人必须带一把“羊屎蛋子”，用来给格桑花施肥。战士们还给格桑花做了专属“避风港”，防风沙、防冰雹，保护幼苗。

即使是战士们全力保护格桑花，无情的沙尘暴并未有丝毫怜悯。当他们进行三天三夜的野外拉练时，留下格桑花独自与恶劣的环境“作战”。精致的“避风港”在风沙中不堪一击，格桑花被披了件厚重的黄色外衣，让人难以辨别它的真面目。拉练归来，战士们赶紧松土、浇水、重建“新房”……满目疮痍的格桑花如大病初愈，以一种顽强的姿态呈现在战士们面前。此刻，战士们发现竟有几个可爱的花苞挺着小肚子，互相搀扶着，令人喜出望外！

为了方便给格桑花浇水，战士们在园地旁边建造了一个平米多深的小水池。一次，大伙儿无意间发现有白色的根须竟穿透了混凝土水池墙壁，伸到水里大概有10厘米。

终于，有一天早晨，格桑花鼓起勇气，揭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，将美丽的容颜展现在士兵们面前，五颜六色的花朵像一个个精灵，相继绽放。战士们的成就感顿时涌上心头，那份喜悦不可言喻。

别看只是一平米的格桑花，却吸引了不少官兵的眼球。除却本连队，其他连队的战士路过的时候也会驻足，忍不住多看两眼这一平米不一样的风景。战士们很多次用手机拍下照片，发在“朋友圈”里，记录下格桑花成长的瞬间。

格桑花的每一次劫难，都拨动着战士们的心弦，它既是一种心灵慰藉，更是战士们的好战友。在这片沙漠，它们不仅要在热浪袭人的环境下生存，还要用弱小的身躯抵抗风沙、冰雹的侵袭。也正是因为格桑花拥有这样不屈不挠的勇气，才能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在沙漠深处。如今，格桑花已然能够在风沙与冰雹的侵袭下，傲然生存。一朵被毁坏了，另一朵又开了，就这样循环往复，这一平米格桑花，日益灿烂。

世上有朵英雄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。战士们只是这沙漠中的匆匆过客，帐篷一拆，又奔赴另一个阵地。那一平米格桑花，缱绻在风沙中，娇艳依旧。正如元代散曲作家刘致在《踏歌行》中所说：“梦里思大漠，花时别渭城。长亭，咫尺人孤零。愁听，阳关第四声。且行且慢且叮咛，踏歌行，人未停。”

(题图设计:高旭尧)



霞光中有你最美的身影

落日余晖下，海面波光粼粼，平静中仿佛积蓄着力量。海天辽阔，一队列兵紧握钢枪守护着脚下的热土。光与影交错，勾勒出他们青春的身影。

余海洋摄

曲艺杂谈·相声

临近年终岁尾，时值评优评奖，黄脸盆和工兵锹为了争夺“军营第一神器”的名号起了矛盾：一个说水里来、沙里跑，一年到头不停脚；一个讲又刨坑、又砍树，时时刻刻不停步。夜里等辛苦了一天的官兵入睡，它俩又开始“犟嘴”……

黄脸盆：身穿一缕淡鹅黄，常伴官兵上战场；别说塑料体格弱，能装能坐本领强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脸盆，战友们都亲切地称我为“军营第一神器”。

工兵锹：羞羞羞，自封第一脸皮厚；啧啧啧，要论本领我最优。我说老黄，我看你是王婆卖瓜——自卖自夸。“军营第一神器”当然非我工兵锹莫属了，这都是大家公认的。

黄脸盆：多说无益，咱俩比比？工兵锹：比比比比比比！我先说，我打“娘胎里”就显贵，知道造就把合格的工兵锹需要下多大功夫吗？需要268道工序，48个检验环节，锹头是特种好钢，锹把是实心好木。枪林弹雨我不怕，风吹日晒我不怵。

黄脸盆：哈哈，你是出身显贵，我是经济实惠。别看我造价便宜，但咱蕴含科技，听说过高密度聚乙烯树脂吗？我就是这个材质，环保经济，轻便实用，抗拉抗摔，抗踩抗抗，不信你试试？

工兵锹：那我就客气了，瞧着！哎哟，我说老黄，你咋咱进去一个坑？我不是下手重了？

黄脸盆：没事，瞧我的，慢慢我就复原了！

工兵锹：别说是有两把“刷子”，不过我觉得咱俩比得有点偏，咱俩争的是“军营第一神器”，你说军营啥最重要？

黄脸盆：打仗！打仗打不赢，一切等于零。

工兵锹：对，就是打仗，咱俩比比谁在打仗的时候作用大！你看我，能挖掩体挡子弹，能当武器打近战，能砍树枝开道路，还能火上煎鸡蛋……粗略一算，挖、锄、砍、刺、切、锯、扣、钩、撬、砸、量、斗等20余种功能，你服不服？

黄脸盆：服……你的嘴皮子，那是真溜。你再听听我的：脸盆不大能装水，战友拿我练憋气；不仅陆战当猛虎，遇上江河不添堵。脸盆不小能装土，一盆顶你一上午；战壕掩体我也能，就是你得松松土。

工兵锹：看，还是得我把土松了，你才能挖吧？

黄脸盆：可是我挖得多呀，我看在打仗上咱俩谁也离不了谁。不对，是战友们都离不了咱俩。咱俩再比比，看谁经历的故事更感人？

工兵锹：我先说，那是一次演习，班长带着我们执行敌后突袭任务，在躲避蓝军的追踪中，干粮都掉了。没有了口粮，全班人饿了一整天，到了快傍晚的时候，班长不知从哪里找到三个鹌鹑蛋，用工兵锹煎熟后，谁也不肯吃。班长给新兵，新兵让老兵，最后每人吃了“指甲盖”那么一点儿，班长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但咱们班是‘金刚钻’，这点困难压不倒咱们！”大家都感动得落泪了，眼泪就滴在我这锹头上。最后全班人齐心协力圆满完成突袭任务，“端了”蓝军的一个通信枢纽。

黄脸盆：我以为你是个不通情理的铁脑袋，没想到你是一把感情细腻的工兵锹呀。说起我，那也是满满的故事，一个脸盆都装不下。班里有新兵有点娇气，平时爱偷个懒，有时还和班长顶个嘴。一次紧急拉动到陌生地域，那个新兵走得脚肿胀疼，班长啥话不说，烧了一盆温水，为新兵泡脚。由于是紧急拉动，炊事班的餐具没带齐，大家都得用脸盆打饭吃，那新兵看了直摇头，“洗脚脸盆盛的饭吃不下去。”班里其他人说，“新兵你可别犯傻，班长用的是给你洗脚的脸盆，你用的是班长刚换发的新脸盆。”新兵听了顿时哽咽，立志要当过硬兵。过段时间要比武，百人队伍他得赢。

工兵锹：我都被班长感动了。岗位各有不同，打仗各自都有功。我说咱俩也别争了，战友们对咱俩那都是情深似海，割舍不下。部队是个大集体，岗位无论大小，贡献不比多少，打赢才最重要。只要为战斗力添彩，咱俩都是“军营神器”。



快乐军营

西北之北，大雪初歇。久远的阳光透过白杨树杈，洒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综合训练场上，官兵的脸庞被映得一片明媚。

“守望远方，走向荣光，我们在风雪中挺直脊梁……”寒风中一段激昂的旋律掠过耳畔，军旅原创摇滚歌曲《热血荣光》响彻雪海。“‘迷彩鞋’乐队来啦！”战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“迷彩鞋”乐队由5名官兵组成，“迷彩鞋”的名字，是他们几番商讨才确定的。支援保障营勤务连副连长、乐队吉他手于寰宇介绍说：“‘迷彩鞋’是军人和军旅的一种标志和符号，从入伍到离队，战友们穿着它踏着边关的土地，稳健踏实、步伐铿锵。同时，取名‘迷彩鞋’也是希望乐队成员能创作出更多‘接地气’的作品，更好地为战友服务。”

穿着迷彩服、踩着迷彩鞋，这支“迷彩鞋”乐队成立一年多以来，走边防、进哨所，联合驻地的文工团成功演



出20余场。

今年夏天，“迷彩鞋”乐队跟随演出队，为边防一线哨所的官兵进行文艺巡演。当他们走进素有“蚊虫王国”之称的北湾边防连时，铺天盖地的蚊虫着实让大家吓了一跳。当天演出现场，为了演出效果，“迷彩鞋”乐队放弃了官兵提供的防蚊服和防蚊帽，在露天环境下为大家连续演唱了3首歌曲。演出结束后，乐队每名成员的脖子上、手上都被蚊虫叮咬得红肿一片。

“是戍边官兵给了我们创作的动力。”四级军士长、乐队主唱孔令龙说。有一次，乐队前往“西北第一哨”白哈巴边防连演出，室外温度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，官兵露天而坐。“迷彩鞋”乐队上场后，军旅风格的摇滚歌曲顿时点燃了官兵的热情。原计划演唱2首歌曲，可是官兵意犹未尽，最后乐队演唱了7首歌才算罢，演出时间也随之延长了一小时。

年底即将服役期满，面对走留选择的孔令龙本已作好了退伍打算，是官兵